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參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奏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悃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預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

致上察其眞情而從之不以其矯也逮元祐更
化諸賢畢集鎭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
其爲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
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爲不朽之榮如臣疎
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兾全晚暮
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
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
操鞭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禄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苑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召虛懷注想覲劉趨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巽辭殊切淵聽俯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傳踰至此報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而弗惟又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每憤自嘆於衰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譴伏望聖慈察臣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欵特寛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二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劄須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不乎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寠遠出際昌期
中外四綖寘身並近年至耄及久竊祿閑不圖齒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矣心自勵期報涓埃歲月歷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測尚閟俞音　一身縈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告孤根已蠹殘息如絲頭風為痛積成奇證發作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憊貪衆四千里行役衝冒跋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況弼亮近臣實爲二十一之過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苟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爲赴闕之行俾遂首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參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輙爲身謀盡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爰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爲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
詘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
久衰無能爲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爲欺逮茲垂盡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況心氣頭風交相爲瘉春間爲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須人扶掖而行十目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荅隆眷要君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又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衰喘乞此殘齡以全未
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年齡已邁疾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駑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遥亦不能往蒞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推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守尤勤何物衰遅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拜起何以趨蹌班行久病喪心極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祈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俛首窮閻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懇特施從欲之仁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下二 正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依所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嚴稽留有罪亟當祗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非者叅預之除當於作望累章控避露吐肺肝言之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晉陪國論協贊政機者必嘗表選顯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恃遇舊

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儈懷不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徵責重立見顛隮枝老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絶養痾一室中猶且惴惴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爲而猶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駑力豈勝其負荷眷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秪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呫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綠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咈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奇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頃自西陲觧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痾送日逮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内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虻負山而曷勝狐首丘而爲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趦趄驚心觳觫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阽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絶而
欲顚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頭顱如許儻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補寃劉趣行而不已房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顒天雖切而情莫孚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覬萬死一生之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事理特從所請則頂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端平三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叅知政事除命伏凖省劄備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罡避之章職晉穹嚴更界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頹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寘疑丞之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邃隔第懷方命之憂忽有詔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侍朝懋著勳勞之

大及其去國肅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嘗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隮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雖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書省劄子備録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論相爲職大臣以濟時爲心内而彌綸萬化主經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壮而後可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爲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
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
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
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
免積載馳荅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
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
席本兵仍涉於邊帷思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
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
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
履蹣跚元氣漸微生意垂絶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塡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州軍資庫不敢祗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畧彭鉉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揆己而被峻除難爲負荷
久病而爲遠役必致顛隮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忝政之
除七疏懇辭暮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聯且頒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充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敦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手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斃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堂薦傢甚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權不顓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敕書巳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

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 御寶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某昔膺閫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屬兵為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為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脩武郎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

矣除巳録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
奉聖旨吳彦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
邊面具膂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令劉付吳彦照會
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　押　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劉　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巳深廉介有守昨試
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
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閒凡民情之休戚
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禺多

藉秤貸委以决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戒貪殘倘使宋詡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偶爲兩中佳郡今非昔比矣孤鼠之妖方息鴻鴈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敝傷亡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旋即披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游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趨官行己蔚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彥也既而出示家塾記名公　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既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寖廣即是心而

充之逵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紹熙甲寅四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宰者奪於簿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昂來撙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牣於是評諸屬里有令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瞿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凡榱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丹雘煒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爲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從有所求於神哉始

飭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
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眞矣今獨於此
而有所覬誰其信夫抵獄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
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
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
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世人罕得而見之近當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溽甘鑰跋記之後發書于移忠齋八世孫晥近得之大喜而贈續之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六尺大三尺二寸碑座高二尺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泰里地
名馬家園金液池斷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塋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十四娘祖不具餘

外祖歐陽二助教　外祖妣二十五娘餘祖不具

祖妣外祖墳山營塋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塋其旁自後嗣續無人尋致荒圯有力之家從而攘占侵犯此亦勢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靈祇以安大抵有盛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六百户崔與之謹立

惟見村塲地段洪武年間出稅報官周種松果木又於本里石子逕高祖同知墳亦種松株以圖清秀靈祕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村內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皆

大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平伯冑頓首謹録

寄增邑宰

忽来青李之帖某官藍田白璧清廟朱絃負達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鄭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鶚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中戍風引輸艎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纖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繡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光日月邊過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游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璧 柳下村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攜柱下五千卷来禮一世文章豪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麓寒方慶飈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祭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篆鼎筆端

斡五色瑞靈胷底纖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田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嶺閑此杭川艘鴈湖風物午橋似瀟引鬖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業有所屬比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脈突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偃客起為壽安期大棗東方兎

壽邕州趙守倅邕

大廈閙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榦曠度浸
九澤富哉學古胷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
而內直驊騮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樊烏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往最入聰纊行行陟文石邑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猩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鼙鼓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悅來召驛娓我樸樕才潦霧昔遠役
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諠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巖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求詩贈之

熒熒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顱骨我有盟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揷秋山聳兩肩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分總由天煩君來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古水龜潭李氏仁壽堂嘉定癸酉以廣西憲赴召經此

拙宦多忤物孤根徒自危祈聞三扣閽天遠不我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篷氣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棹江之湄来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裴徊古亭上好風吹客衣聊為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泉濊濊鳴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靄生林霏李君亦達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鍤欲自埋不以遺體為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

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詩（壁有歸去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淮東帥）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壞證便須投矢負全籌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陰更易流眾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鬱綢繆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土意差彊人謀合處天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井光芒搖戟纛關河事業耀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亦爲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閫東淮正當金虜弃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逢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望人間世荷鍤春郊物外心要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冕換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袁校書赴湖州別駕 秘書

奎壁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胷中抱負經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氣與春融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箴奉體國忠華跋峻登群玉表淸脩屹立急流中校讐正對青藜月闗決俄分畫戟風自喜合簪方袞袞不甚分袂大忽忽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雲鬓蓬戢羽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羨冥鴻星躔已應光三象天路須知五通君水驛前新蟻綠楫洲霜後巨螯紅淸談岸幘聊遊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崇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
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胷非爲資
身計中遭事萬般命亦賓閱繫憂世危明主誰流
洛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爲厭承明退
飛勇且銳有山鬱而孤雄踞虎頭勢民民困科擾
稚剥已無遺猩猱叢簿中跳梁無虛歲弄印無以
易要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開

先聲遠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畫戟森兵衛一方
覆盂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謾仕空山老松桂勤
悔作歸夢乞身尚濡滯看鞭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杲
杲蟠胷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幾書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郎星粲光躔同舍
未爲老自詭乘一障決計何太早分以星子符廬
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韵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塡胸書萬卷絢采雲五色清和間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表表才稱德韞藏不自衒況復耐官職頹波正流靡不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寒谷照東壁晝省方翺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台詵何太嵩東風吹馬耳别秣甘遠役時事勞
如絲宵衣尚殷北袖藏醫國方何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徑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别用山谷晩風池
蓮香度晩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晩字

堂堂問世英人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孫高縱萬仞淸有蘭九畹胷中富甲兵馳驟青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可運籌幄出可
臨邊捆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簉游方
恨合并晩盍簪遽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絲與穩廬山横几案道院庚嘉遯金張夜騰
光三遷迮兵未假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悃當饋屢
興歎追鋒必于歹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袞

李大著赴豫章别駕同舍餞别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弭筆蓬萊最上顛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星衣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頹歸未得兩留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于

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鑿冰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栢竹老歲寒梅巒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蓬論心豈無酒舉觴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咄醉頰紅送以靜觀順答以晦養豪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老携兒童地徧舞袖長雞豚牛畢豐其粢子孫校蒙密咸兮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為宫擇人頗收還禁中胷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塵土惟有汗竹公兩足兮滿苗風暖蒲長章離索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黄州趙别駕庚辰入蜀舟次黄岡適趙倅奇夫沿檄行邉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天ˊ西風雨鬢殘世道多岐今已慣人生一見古来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臣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雲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挂子來好將真積力爲作太平媒大易機緘竅中庸氣脉通須知經濟學元不墮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抽帆千斗極屬耳鳳凰鳴

送聶門丁帥赴召

憶昔捫三峽班荊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

端壞證扶須力危機發更難胷中經濟學爲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遺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淼
平莎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吏我来容交之調高械音陔夏曲局熟奕
秋棋南斗棙船柁西風吹鬢絲莫將金玉質賞沐
盡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令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降分鎮中邉蜀歸途内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門龎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肝別來年事脫病起面華寒東望彊人意天風送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暄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鄮雲間縹緲和氣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最鵲噪有佳報

天家黄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懽聲多少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安期棗

送洪暘岩赴班

暘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幞數年畢刻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趍幕職一逢龔殺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之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盎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蠡莫測同僚總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遂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采薦剡豈求待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碁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兔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追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穿古田滿戍趁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顔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篷疎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勑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修珍良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勑朕荷上帝之閎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丕之本平有實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覩肆敷
慶澤式當蔡適數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劉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彈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猷難祈衡之畧爰念凝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遍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陛
顯秩式衍新當厥方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親敕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商陛省職炎歊孔熾西陲制閫牧御良勞

今汝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弭管銀甖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轉朝請大夫 嘉定十六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孜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犂瑤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闕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嘉定十六年

勑與之卿以禁橐之耆儒領制閫之重寄維并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敘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嘉定十六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稟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壁請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黎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爾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著文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勳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因心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儆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繇錦城而建制閫度劒閣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禀命蠲民疾苦四路奠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畀趣還乃祈均 究孔明治國之略盍歸乎來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寧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鄉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嘉定十七年五月

勅具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勅來供職恩命其使愚請師之類於蜀爲其含
奉印而惑 五著深高世之思運蜀而有成宣
不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賢五年[illegible]放一歸不渝平屢到書
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勞險而衆遊以一[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守道
是鉄[illegible]之[illegible]思[illegible]溪苦歎乃仍膺天四[illegible]民之
許何[illegible][illegible]間一身[illegible]疏之微喜巳是愈吾[illegible]禮崇
之任非有新力之變老成之來虛佇以待[illegible][illegible]寓言
不允所辭速赴京供職
除授[illegible]尚書 嘉定七年
勅善曲 雖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言一語

克合厥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新語人
天禮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吳
之德守敏深才猷紓栗比由推擇遂晉職於文當
適宛對敭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議
未離於蜀道序除已下於天朝官室遂嚴將旌公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義報不渝宜畀
豐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轉朝議大夫 嘉定十年九月

勅朕[illegible]承燕詒繼世而有天下率舊[illegible]

錫庶邦制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其圖纘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陟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 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卲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省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嘗懇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端平二年七月

朕始簡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卿名德素孚有以厭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巽辭亟祗承渥今專遣劉書賜卿雖不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其三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朞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竚再此親劄宜體
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蓍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敭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棄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
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搢紳
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遵發申飭專使齎
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辭於
耋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
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
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
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靖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爲憮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凡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審自施行毋事歷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靖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為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想冀卿之惕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會餞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隷也不力及變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冊囊就附其舟以行雖皐緩已不及事然門入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其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
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
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誼可翳然林泉之
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況尚書負
海内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況
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
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擢
如某者尤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則撫機之例
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眞不虛
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
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乾有某字
神泉日冬後允詩及前崇慶壬使君所記社倉碑
一本幷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首德進秉新
陽府有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又書三賢祠後曰崔公寔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
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己以就事兵財異同常忍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常拒内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密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厮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闕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強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為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贊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罍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偓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

公之絶筆也克齋游公偓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

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

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

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温公言所爲事未

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

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

温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為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感嘆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為此言則荊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遠相元祐改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荊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轍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賛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縝栗緯恢慱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謋然而中窾如鳴和鑾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父懲之餘彌紛集之變又賛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爲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乎洽軍民歸命恃爲長城識者以經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閒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棹頭之輿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爲言蓋其胷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澨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摸意向爲畫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尤切是特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運水之迫逐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右有狀帖數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酹文　　劉克莊 莆田人號後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章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若諭莫殺允令之人動色單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與誰其似之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 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適世也得夷之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后村劉公酹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與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陬名震于異域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確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所可見者悔焉而弗彰吾黨責也高山仰止僕竊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爻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秋楮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璛文

瞻箕尾兮概光燄沉水兮奠桂漿惝清風兮穆穆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盍之閑終非吾土兮盍

能以樂鏘翺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腯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逍遙兮盤桓右迎神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閟侐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肸蠁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奈何雲入荒兮山之
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神

祠堂詩序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殺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悟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甫

亦越分鳴珂爲衣書錦綠野將中州一何盛耶識
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爲難唐之中否
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
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
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矣開元之際矣自端平
更化當宁虛譽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
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
節尚以曲江之出爲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
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乎全乎公之
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爲

公祠邇率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閱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曾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来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袠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東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呫囁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焉惟邑人景仰之思寓子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七劄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發而未有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顓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婁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既顧以病不大用實全祖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崔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出國朝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陲言行在天下聲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奕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極
等貌是諸孫遺家多[illegible]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故第塑像妥靈涓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祔葬者以千數計元代之成壞砌宏麗林木蓊鬱上干

雲霄元氏記錄盡皆隳廢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
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璲等脩而葺之
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
徵予文誌之予與子璲同被辟樓遺書始識于郡
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
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
太傅諱充字子仁徙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曾太
父也贈太傅諱雋徙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
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
公遂名星郎及長倜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
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滁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
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
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權工部
侍郎兼國史實錄院修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
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
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
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
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
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治事事平拜中書參政乞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凡十三疏
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宫觀如
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恩例其繫銜則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户實食六百户是年十
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
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閒氣所生其文章事
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
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浦澗之菊湖以公之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胡通毀之據為私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子璲即其居桂華堂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為誌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今古而塋墓頽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墓也為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鋟梓以傳諸永久猶以廿二蹟未獲求之不置可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璲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璲固辭歸老岩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嶷然政高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播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馬愉齊郡人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之家也公子孫寳藏距今二百三十餘年搨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偕七世孫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覩之知其所自益加寳重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爲人韓嘗言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昴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諒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以爲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廩庾盈溢兵民相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諜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驚懼奔遁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爲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
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
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戍卒銜怨
以叛攻掠近鄙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
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
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
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
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
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
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搢紳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揃其憂國爲民至老末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陬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裁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爲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己酉 陳璉撰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葬增城縣雲毋里古
華山之原其師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㵎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爲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璲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儀族人行之有年子璲子作
箕以祠堂久矣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
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
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毋羅氏贈
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
星墜懷中既娠而生公幼名星郎岐嶷異常兒及
長補大學生初祭齋戒夜夢急龍蜿蜒盆中翌旦
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邁于同
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爲潯州
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己卯冬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實録修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年召爲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召不起復以參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亂徑擣廣州公肩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書李昴英節推楊汪中縋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
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
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袠矣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
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
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
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
户實食六百户齋愛韓魏公寒花晚節之句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昴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爲潯州司法攺淮西幕擬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僻邑守賓治行尤著有循良風後陟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浚海決獄過風濤之險陰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謇諤之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爲制置以關外四州爲蜀扞蔽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

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之料事出人意表者多類
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凡
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昴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
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
姊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
以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
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
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圖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
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
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橐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佐邊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美錦來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嗚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之出衆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

西蜀外海亦祀之劉爲公後乎子遂有學行洪武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而公平生所建勳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宣德庚戌仲冬撰　曾棨 狀元廬陵人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爲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哉公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叅軍通判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為叛卒所逐成都軍亂朝廷用公為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潜遁公捕斬之蜀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肩輿登城叛兵俯伏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慎聽爲先其言反
復闓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甚見
之行事軒豁磊落光明正大而實當宋運衰弱之
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
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
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爲私第公之五世
孫子璲從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搆祠
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今公六世孫
伯胄從戍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箕從

子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間以屬大學生何善承請予爲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爲其子孫者乎宜夫子璲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夫爲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雨霜露之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爲記焉

賛

黃諫翰林院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秉國鈞軸爲世偉人嶺南間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劒閣祠後　陳獻章 新會人翰林院檢討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時題劒閣即此祠也曩夢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席古今幽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正德甲戌秋七月撰

右此記始于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行錄所載不過詔誥敕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若公之德業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 右此贊跋當道名

賢迹念前哲表異忠良之盛事也子子爲之子孫寧
不知所慕哉遂通敘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寶之
八世孫
璉識

紀祠堂興廢之由 洪武寅作 代五世孫子璲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録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發
家藏文集爲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録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值鄉先生陳

閏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爲諸生分持而
嗣録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
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
用附于録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
傳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
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
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
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
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凡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
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

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切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摧鋒叛卒曾忠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肩輿登城諭以禍福賊衆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參知
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堯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彥暨吾門少長
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殽核維旅脩爵無筭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雝雝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為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
之寄於可爲之時引郡志舉而後之所以關乎名
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
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
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說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
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㗖颯而陳參其間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劒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
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省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備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巻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堦苔上經句斷殘誰為門外客公孫菊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遊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潛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喜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雨冊青同日到山家遂齋宿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輩咸具禮儀制文托
以菊术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磨厚深沉
清通朗徹貌子區區心馳夢謁稽首冊青謦欬若
接按彼神冊默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餘秋菊
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中丞相九田微不起碧空長棹夢中人弘治庚申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天而踞蚓蠶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鴟鴞相爭食惟公力辭宰輔之命而闡其風者頑不廉懦不立亦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廈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風敬齋瓣香拜奠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悰尚饗一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遥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柰何懐印綬其非得已佩弓刀徳尊壑壁群兇伏天落金牌一劄褒綏急鸞心護鄉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挽詩　　劉克莊莆田人號后村

麻卷楊庭久蒲輪就道遲虚傳楊綰用不柰蔡謨辭挽柱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
蹤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人指相
君居
先帝詔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乘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桂發號東閣
下馬徬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賢閣著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公用蜀文翁制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瓔花屏乃變棠碑公紳維揚繪瓔花於屏令無恙細吟伊呂蕭曹句魯斐誰歟敢說詩

唐律　陳黃裳蜀西人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杯玉盌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苦煙

唐律　翟龕寶安人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碁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閣金蜀險端平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心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綠槐昔日三公第古栢今朝丞祖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木後人思殊勳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爲碑

唐律　　潘昇號東窓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覓有蟬去曲江張半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新人亦天扶植毋難氷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井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興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宮
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
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黄甲登 號存耕

昔年身倆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
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披後寒
花有幾枝感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 右元

名人題詠止此

古律　蘇順孫 號後溪

蔚坡命世賢朱明洞天晶入則朝偉器出爲國長

城敵愛叔于僖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草芥兩府多門生風采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令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寞寞殘花舜細懷讀書處恍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蔡榮昔年燕寢也今日坐莫盛桑梓恭敬意霜露萬情興起百世下懔然此風清

樂府 調寄木蘭花慢

陵濟國人 鹿陽

犧羊城晚櫂仰千載一人疆甚霸簡能嚴白麻莫起風節堂堂開張武侯謄略是丁年曾作去聲國金湯顆顆泰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凛凛精義氣牛斗爭光
可常得知身復正塵飛滄海粤天長蒲澗舊盟休
問菊坡秋圃逕香